

## 中論

大乘佛法分空有兩輪，然而卻並不等於說釋尊當年為小乘行人說法不談空說有。由阿難尊者（Ānanda）結集的經典，其實即已貫串了空有兩輪的思想。只不過跟後來結集的大乘經典比較起來，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所謂「空」，是談一切法（一切現象、事物、概念）的本質無實自性；所謂「有」，即是承認一切法的相狀或功能都是實際的存在。我們讀《雜阿含經》（*Samyuktāgama*，請參考本叢書黃家樹居士所撰的《雜阿含經導讀》），若能持此觀點來讀，當別有會心之處。

當年有外道來向釋尊問法，所說種種見地皆為釋迦否定，那外道便問釋尊：「你說的是甚麼法？」釋尊答道：「我說緣起。」

所謂「緣起」（*pratīyasamutpāda*），即指事物或現象以至一切概念皆藉「緣」而生「起」。用現代語言來說，則是除了事物的成因（因緣）之外，還須各種客觀條件（諸緣）齊備，然後事物才能成立。這是很科學的說法，應該容易為現代人接受。甚至還不妨這樣說：「緣起」理論，實在比較其他宗教的哲理更為深刻徹底。

說「緣起」，即便等於說空有。一切法藉諸緣生起，即是一切法都實無自存自成的獨立永恆本質，如是即說之為「空」。但一切法既能藉諸緣生起，生起後便自有其相狀與功能，此相狀或功能必須說之為「有」，否則便陷入虛無。——釋迦說法，無論說四諦或十二因緣，都貫串着「緣起」這基本觀點，因此亦等於無時不說空有。所以空有兩輪並非只是大乘佛學。

如今許多學佛的人，每懷疑大乘佛學非釋迦親說，便認為應該只學小乘。同時，又執着於「大乘」（*Mahāyāna*）「小乘」（*Hīnayāna*）的名相，認為「小乘」之「小」帶有貶義，便要將二者分別改稱為「北傳佛教」與「南傳佛教」，實在十分無謂。而且，硬將佛法割裂為兩份，倒不如藏傳佛學之視小乘大乘為一完整體系的不同次第。用實修觀點來認識經論，始終比「純理論」的認知較勝一籌。

認識上述的事實十分重要，因為龍樹論師（*Nāgārjuna*）的《中論》（*Mūlamadhyamakakārikā*），正針對當時小乘行人的缺失而作。也即是說，小乘行人說空有未合釋尊本懷，龍樹故著本論以為匡救。小乘行人的缺失，是由解釋輪迴與業果而引起。因為釋迦既說「無我」（*anātman*），那麼，輪迴與業果又由誰去承擔呢？所以他們便各自設一能承擔輪迴與業果的個體，又務求此個體的定義不與「無我」法印抵觸。關於這點，詳見本叢書中《大乘成業論導讀》。

然而成立個體實有，無論界說如何，始終都是實有，這就跟釋尊所說的空義或多或少有相違之處。這是小乘論師的缺失。

另一方面，有部份小乘論師不善說空，將空義演繹為虛無或斷滅，那就十分影響行者的心理，這部份行者修正觀時，簡直有如槁木死灰，其日常生活亦如草木之無情，因此便亦成爲缺失。

龍樹論師的《中論》，正是針對當日小乘論師的缺失而作。也可以說，他是根據釋尊的本懷，對「緣起」學說加以發揮，說四重緣起義以明緣起的正觀，由是成立了他的中觀學派（關於四重緣起，可參閱拙《四重緣起深般若》）。

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——佛學由小乘過渡入大乘，本論是一本確立大乘思想的重要論著。若無本論，則對釋迦說「一切法自性空」的理解，將會十分混亂。而且，對「緣起」學說也很難理解透徹。

印度論師根據本論，發展成爲中觀學派（Madhyamaka）。藏土佛學家又將此派分爲「自續派」（Svātantrika）與「應成派」（Prasaṅgika）。然而若據西藏密宗甯瑪派所傳，此兩派的宗旨皆非了義，唯說如來藏的學派爲了義，故稱之爲「了義大中觀」（nges don la dbu ma chen po）。甯瑪派所傳的「大圓滿」（rdzogs pa chen po）法門，以及漢土禪宗六祖以前所傳的心法（即「楞伽宗」），皆以「了義大中觀」作爲宗義的依據。

印度論師的如來藏思想跟龍樹的《中論》本無衝突，因爲並不執如來藏爲本體有，只視之爲一種心識境界（通俗而言，則可說爲心理狀態）。視狀態爲實有，與釋尊所言的空有並無抵觸，是故跟本論便亦無抵觸。我們於研究本論時，若跟《入楞伽經》（*Laṅkāvatāra-sūtra*）比較研究，當有許多啓發。因爲根據藏傳佛學，實認爲《入楞伽經》全經都說如來藏，而且是根據中道思想來說如來藏。龍樹的中觀思想，實由《入楞伽經》思想而來——雖未據《入楞伽經》本經，但卻已接受了由西元前後即已傳播的《入楞伽經》思想，亦即「了義大中觀」思想。這思想傳播在龍樹之先，而經典結集則在龍樹之後，所以在《中論》中，即已有《入楞伽經》的偈頌。<sup>1</sup>

藏傳的說法，並非由西藏論師自創，而是承繼印度論師的宗義，因此對研究中觀思想來說，可謂相當重要。若我們能不戴着有色眼鏡來看密宗，對中觀思想的研究，由此實可以開出一個新天地。

李潤生居士爲近代唯識宗師羅時憲教授的入室高弟，精研因明。他於詮釋本論時，態度十分嚴謹，並且運用因明來詮釋論主的宗旨。在本叢書中，李居士另有《因明入正理論》的導讀，讀者或易感因明過份枯燥，然而由本論的詮釋，我們卻可以看到運用因明的活潑實例，由是且可知佛家邏輯之嚴謹。

本論共二十七品，本書則尙餘十九品未及詮釋，雖然由「導讀」及八品論文的詮釋已能表達出龍樹的中觀思想，但究竟有未窺全豹的遺憾。李居士給筆者的信說——本人計劃於《中論導讀》出版後，稍盡佛弟子的天職，繼續完成其餘十九品

---

<sup>1</sup> 參Chr. Lindtner, *Nagarjuniana: Studies in the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*. Copenhagen: Akademisk Forlag, 1982。

的「疏釋」，並修訂上述八品的文字，俾得全釋本的《中論析義》可以面世，  
利便佛弟子與學人對《中論》的探索研究。

筆者馨香祝禱他能夠完成其計劃，因為用因明來詮釋全論固屬難得的創舉，而且  
其所應用的資料，豐富程度亦令人嘆為觀止。至於筆者，將來只準備撰一長文，用「了  
義大中觀」的觀點來綜釋本論，那就只能算是為李潤生居士的巨著作點宗義上的補  
充。（按，於 1999 年三月，《中論析義》已經出版，讀者可以參考。）

西元一九九五年歲次乙亥秋初版序  
西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  
西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七月修訂版序